

陈子昂与武则天(二)

□谢元鲁

人文历史



陈子昂读书台。图据四川省文旅厅



陈子昂

〇〇

陈子昂终其一世，都生活在武则天时代。武则天时代上承贞观，下启开元，是一个政治基本稳定、经济继续发展、人民生活相对安定、国家进一步统一、国力持续强盛的时代。

在陈子昂踏上仕途之前，其父陈元敬曾教诲他：贤圣相逢，天下就大治，贤圣不相逢，天下就大乱。所谓贤，就是贤臣，所谓圣，就是圣君。这里的圣君，实际上是指武则天。陈元敬要儿子记住他的话，能够成为一个辅佐圣君的贤臣。这番话对陈子昂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

陈子昂入仕后，担任麟台正字的次年，武则天再次召见他，让他“言天下利害”，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，这显示出武则天对陈子昂的重视。陈子昂由此写下《上军国利害事三条》，内容分为出使、牧宰、人机3个部分，上奏武则天。此时的陈子昂颇有“贤圣相逢”的心境。

论道匡君为武则天所器重

陈子昂为什么对武则天抱有极大的尊崇呢？

首先是父亲的影响。在陈子昂踏上仕途之前，其父陈元敬曾这样教诲他：吾幽观大运，圣贤生有萌芽，时发乃茂，不可以智力图也。气同万里而遇合不同，造膝而悖。古之合者，百无一焉。呜呼！昔尧与舜合，舜与禹合，天下得之四百余年；汤与伊尹合，天下归之五百年；文王与太公合，天下顺之四百年，幽厉板荡，天纪乱也。贤圣不相逢。老聃、仲尼，沦溺于世，不能自昌，固有国者享年不永，弥四百余年。战国如糜，至于赤龙。赤龙之兴四百年，天纪复乱，夷胡奔突，贤圣沦亡，至于今四百年矣，天意其将复周乎！于戏！吾老矣，汝其志之。《陈拾遗集》卷6《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》

这是陈子昂父亲劝勉陈子昂的一段话。这段话的关键意思是：贤圣相逢，天下就大治，贤圣不相逢，天下就大乱。所谓贤，就是贤臣，所谓圣，就是圣君。这里的圣君，实际上是指武则天。陈元敬要儿子记住他的话，能够成为一个辅佐圣君的贤臣。这番话对陈子昂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他在唐王朝的政治转折点上出任，认为自己生活在他父亲所说的国运衰荣轮回的关口，正面临着圣君和贤者可望相逢的难得机遇，这极大地激发起陈子昂

的从政热情和论道匡君的幻想。他在《谏用刑书》中说：“臣本蜀之匹夫，宦不望达。陛下过意，擢臣草莽之下，升在麟台之阁，光宠冲天，卓若日月，微臣固陋，将何克负。”对武则天的感激与崇敬之情跃然纸上。

其次，是武则天实行的政策，为陈子昂这样的庶族地主打开了参政的大门。陈子昂终其一世，都生活在武则天时代。武则天时代上承贞观，下启开元，是一个政治基本稳定、经济继续发展、人民生活相对安定、国家进一步统一、国力持续强盛的时代。武则天为扩大自己政权的基础，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，重视并扩大科举制度，扩大选官范围，又允许官员和百姓自我推荐以求进用。

武则天对有才干的庶族官僚，大力扶持，常常破格重用。“无隔士庶，具以名闻，若举得其人，必当擢以不次”，打破根深蒂固的士庶界限，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庶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，从而造就一种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。《资治通鉴》评论她：“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，然不称职者，予以黜之，或加刑诛。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人，政由己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。”武则天的政策造就和涌现了大批人才。陈子昂对武后的崇敬与信赖，也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与个人功业双重作用的必然体现。

针砭时弊提出省赋役等建议

陈子昂对刚入仕时的处境是满意的。在他担任麟台正字的次年，即垂拱元年(685年)十一月，武则天再次召见，让子昂“言天下利害”“后召见，赐笔札中书省，令条上利害。子昂对三事”(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)，让他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，显示武则天对陈子昂的重视。他由此写下《上军国利害事三条》，内容分为出使、牧宰、人机3个部分，上奏武则天，陈子昂此时颇有“贤圣相逢”的心境。

陈子昂任麟台正字后，先后上《谏用刑书》和《谏刑书》等，虽然对时弊有许多严厉的批评，但仍然颂扬武则天说：“陛下以至圣之德，抚宁兆人，边境获安，中国无事。阴阳大顺，年谷屡登，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。”(《谏用刑书》)充分肯定武则天的治国功绩。

唐则天后永昌元年(689年)三月，武则天再次召见陈子昂，让他论述为政之要，即对国家政事关键发表自己的看法。陈子昂说：“臣今月十九日蒙恩教召见，令臣论当今政要，行何道可以适时，不须远引上古，具状进者。”他因此“贵采刍蕘，谨竭愚直，悉心以奏”，向武则天上《答制问事八条》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太后问正字陈子昂，当今为政之要。子昂退，上疏，以为‘宜缓刑崇德，息兵革，省赋役，抚慰宗室，各使自安’。辞婉意切，其论甚美，凡三千言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04，则天后永昌元年三月条)武则天对陈子昂的看法虽不完全采纳，但对他还是很满意。不久，就升迁子昂为右卫胄曹参军。这个官职名义上掌管兵器甲仗，品级是从八品。

唐则天后载初元年(690年)，武则天改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，在洛阳称帝。由于陈子昂对武则天的认同和知遇之恩的感激，他接连写下《上大周受命颂表》《大周受命颂四章》，为武则天改国号称皇帝唱颂赞歌。《大周受命颂四章》说：

陛下受天之符，为人圣母……不易日月天人交际，斯亦万代之一时……今天命陛下以主，人以陛下为母……正皇典，恢帝纲，建大周之统历，革旧唐之遗号，在宥天下，咸与惟新。

连坐下狱获释后到边境从军

陈子昂把实现政治抱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武则天身上，武则天登上帝位，他是坚决的支持者和真诚的拥戴者。唐则天后天授二年(691年)，他又写《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》，希望武则天封禅嵩山，表中说：“臣等既为陛下赤子，陛下又为万姓慈亲，实礼愧报天功，下顺人望，勒成嵩岳，大显尊名。”

同年，陈子昂因母亲去世，解官回乡守制。在服丧两年多后，唐则天后长寿二年(693年)夏，他守制期满，由蜀中返回洛阳。服阙归朝的陈子昂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，是年陈子昂方35岁。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，为从八品官职，是武则天在垂拱元年(685年)新设置的官职，“掌供奉讽谏，扈从乘舆。凡发令与事有便于时，不合于道，大则廷议，小则上封”(《旧唐书》卷43《百官志》)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、批评和修正，官位虽卑，但职权很大。显示武则天对陈子昂仍然十分赏识信用。

但时隔不久，一个不白之冤降临到陈子昂头上，他因连坐谋反之罪被捕下狱，在被关押一年多后，为武则天赦免。他在出狱后给武则天上书《谢免罪表》中说：臣巴蜀微贱，名教未闻，陛下降非常之恩，加不次之命，拔臣草野，谬齿衣冠……不图误识凶人，坐缘逆党。论臣罪累，死有余辜。肝脑涂地，不足塞责。陛下宏慈育之典，宽再宥之刑，矜臣草莽，悯臣愚昧，特恕万死，赐以再生。身首获全，已是非分，官服具在，臣何敢安？臣若贪冒宠私，□愿逆造，复生旧职，以玷清猷，螻蚁微心，实惭面目。

可见陈子昂当时大概是因认识反对武则天的“逆党”中人，而被株连入谋反案件之中。在当时的酷吏恐怖政治之下，他能从监牢中安然出来，已是幸运。出狱后，武则天保留他的右拾遗官职，可见对他的忠诚保持信任。陈子昂为表白效忠的诚意，要求到边境从军。他说：臣伏见西有未宾之虏，北有逆命之戎，尚稽天诛，未息边戍。臣请束身塞上，奋命贼庭，效一卒之力，答再生之施。(《谢免罪表》)

当时正值东北的契丹首领李尽忠、孙万荣等反叛，官军屡败。武后万岁通天元年(696年)九月，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，率军平叛。由于陈子昂的请求，又任命他为武攸宜的幕府参谋。卢藏用《陈氏别传》说：“契丹以营州叛，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，台阁英妙，皆署在军麾。时敕子昂参谋帷幕。”《旧唐书·陈子昂传》也说“以子昂为管记，军中文翰皆委之”。可见他任武攸宜参谋，主掌军中文书，是武则天的亲自任命，武则天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。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

陈子昂读书台石碑。